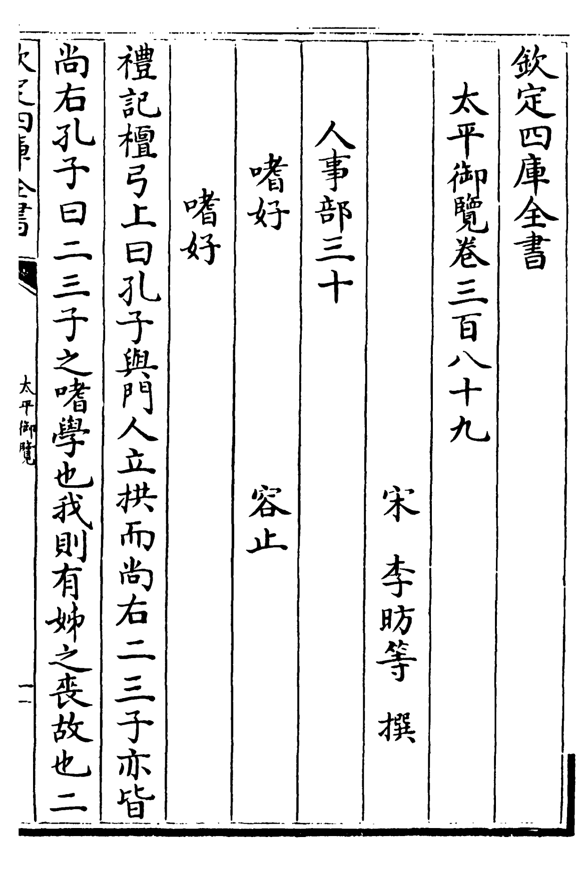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三十

嗜好 容止

嗜好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

三子皆尚左喪尚右陰也吉尚左陽也

又祭義曰先王之孝也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祭統曰不齋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

左傳閔公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有狄人之難國人皆曰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

又僖中曰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

左傳襄公曰鄭伯有好田而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

鍾馬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家臣故謂伯有爲公在壑谷壑谷窟室

又昭公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

又哀上曰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

公羊傳僖公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爲晉所滅抱寶牽馬而出

國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而屬之祭我必以芰

子木曰夫子不以私欲奸國之典〈言不犯常法〉遂不用

論語公冶長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雍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衛靈公曰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汝何好對曰好長劒孔子曰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

之射達於屏兕以此言之何用學焉子曰括而羽之所達深矣

史記曰魏文侯問曰吳起何如人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其用兵司馬穰苴弗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拔秦五城

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之時貪於財貨好美姬入關財物無所取婦人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漢書曰濟東王彭離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

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

又曰漢家言律歴者本張蒼蒼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産業

又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賔客滿座輙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能出

續漢書曰劉寛簡畧嗜酒不好盥浴

東觀漢記曰耿弇字伯昭扶風人少好習學文業常郡

試騎士建旗鼓四馳射由事好將帥之事

又曰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也以傭作養母赤眉賊經其里落云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令兒取溺死恐母知詐云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

又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常侍奏事輙怒曰帝方對我飲正酣何此時持事来乎起𧝓破書案

謝承後漢書曰馬武字子張南陽人為人好酒豁達敢

直言時在御前面折同列以為笑樂

典畧曰荆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設大針於杖端客有醉寢伏輙以針刺驗其醒醉

晉書曰王濟好弓馬嘗乗一馬著連錢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晉中興書曰郭璞性輕易不持威儀嗜酒好色或過度其友人干寶常戒之曰此非適性爾璞曰吾所受有本

限用之恒恐不盡乃憂酒爲害乎

後魏書曰辛少雍字季仲少有學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愛食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宋書曰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床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好潔反是冲每以此譏焉

又曰謝靈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志遊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

又曰劉邕所嗜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以為味似蝮魚常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瘡灸痂落床上邕因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貽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内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鞭痂常給邕膳

齊書曰何偱之字士威廬江人也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為水淫于時又有遂安令劉為性彌凈潔洒掃縣郭邑無横草瀌水湔穢百姓不堪命遂免官

又曰王思遠瑯琊臨沂人也好潔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然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掃其坐處

又曰明帝好食逐夷以銀缽盛蜜漬之一飡數缽謂王

景文曰此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味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胷腹不息氣將絶疾大困一食漬汁猶至三斗終以此卒

管子曰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

墨子曰昔文公好士之惡服大夫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大帛之冠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王自皷蹈火而死者百餘人

孟子曰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理曰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以見今見公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葉公好龍室屋彫文以畫龍於是天龍聞而歸之見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神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也

尹文子曰昔齊桓公好紫闔境不鬻異綵

又曰齊宣王好射所用弓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引

之皆曰此不下九石而宣王終身自以為用九石

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三日境内莫不知之

又曰楚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恭王傷目其戰之時司馬子反渇而求飲穀陽豎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此酒也豎曰非也飲之子反謂之嗜酒弗能絶口

又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皆買魚而獻之公儀子

不受

又曰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對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也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皆不服長纓

賈誼曰文王使呂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来趙倉唐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

對曰臣顧奉使於是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之文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

風俗通曰趙王好大眉民間闊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沒頸

文士傳曰嵇康性絶巧好鍛家有盛柳樹乃汲水圜之夏天甚凉恒居其下自鍛有人就之康不受其直

孝子傳曰隗通字君相犍為僰道人母好飲江脊水常乘船捷致漂浚辛苦忽然有横石特起直江脊後取水

無復勞劇

又曰陳遺為郡主簿母好食鐺底焦飯常持一囊盛之懸腰下

郭子曰陸士衡初入雒張公云宜詣劉道真於是二陸既往劉尚在哀制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吴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不陸兄弟殊失望乃云悔往

世説曰謝玄年少好著紫羅香囊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賭得而焚之

又曰林公好鶴往剡東時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林公意甚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頸視之殊似懊惱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翫令翮成遂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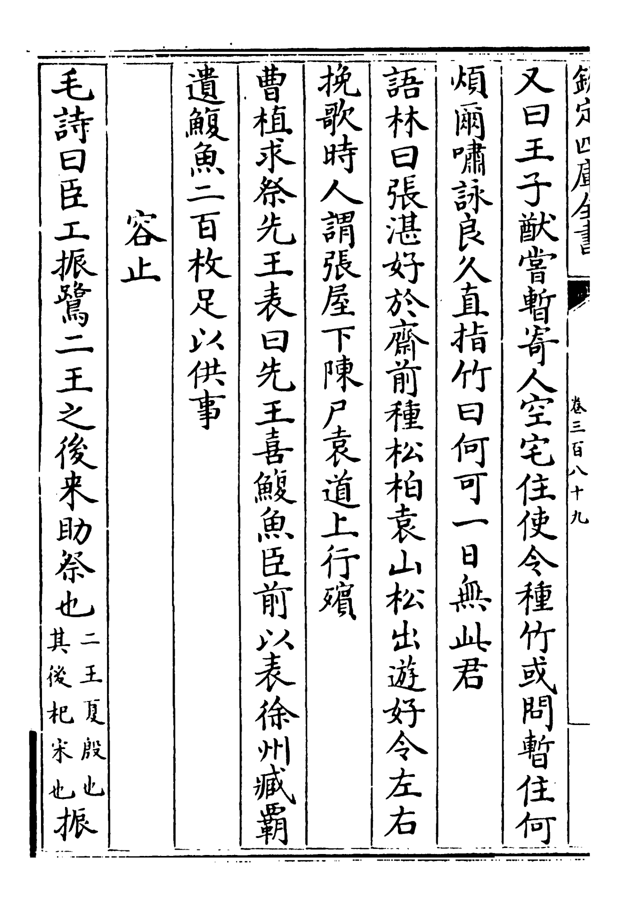
又曰王武子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驢鳴可各作聲以送赴客皆一時作驢鳴

語林曰王武子死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君作體似聲其

賔客皆笑孫聞之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武子死賔客皆怒焉

又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樂其母

又曰祖約少好財阮遥集好屐並常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㨾擋不盡兩小簏以置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神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也



又曰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

曹植求祭先王表曰先王喜鰒魚臣前以表徐州臧霸遺鰒魚二百枚足以供事

容止

毛詩曰臣工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杞宋也振

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箋云有鳥集於西雝之津言所集得其處也亦有斯容言威儀之若鷺然也

禮記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 舉欲遲也 手容恭 高且正也 目容端 不睇視也 口容止 不妄動也 聲容靜 不噦咳也 頭容直 不傾顧也 氣容肅 似不息也 立容德 如有予也 色容莊 勃如戰也 坐如尸 尸居神位敬慎也 燕居告溫溫 告謂教使詩云溫溫恭人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 喪容纍纍 羸憊貌也 色容顛顛 憂思貌也 視容瞿瞿梅梅 不審貌也 言容繭繭 聲氣微也 戎容暨暨 果毅貌也 言容詻詻 教令嚴也 色容厲肅 儀刑

貌

視容清明察於事　立容辨卑毋諂辨讀為貶自貶卑謂磬折也

又表記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左傳定下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

論語子張篇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言子張容儀盛於仁道薄難勉進

漢書曰薛宣好威儀容甚可觀

又曰息夫躬河南南陽人也少受春秋通覽詩書容貌壯麗為衆所異

又曰江充名見大臺宮自請以所常被服見上上許之充衣紗單衣冠步揺冠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武帝即位徵天下賢良待以不次之位自衒鬻者以千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

若懸珠齒若編貝
又曰王商為丞相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丞相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矣
又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至臨邛富人卓王孫請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美也詩曰不見子都）
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竊從户窺心説而好之遂夜奔相如

又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至東海素聞不疑賢請與相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人為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師事房元常為都講

東觀漢記曰上過潁陽祭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吏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為督都郵世祖聞而奇之二

十年東廵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陵后園陵在焉時延為
都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
其陵樹株柏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
延從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劒帶珮刀還郡
又曰杜詩薦伏湛疏曰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畧謀慮
朝之淵藪齠齔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
以光示遠人柱石之臣宜居輔弼
英雄記曰袁紹生而孤幼為郎容貌端正威儀進止動

見倣劾弱冠除服長有清能名

吴書曰張紘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谷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

吴録曰滕允年十二孤單䕫獨為人白晳威儀可觀每正朔朝會脩覲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

魏志曰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可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

蜀志曰魏文帝察黄權有局量試欲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莫不褫魄而權舉止顔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不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

蜀志曰彭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恣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

吳志曰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嘗曰孤與張公言不

敢忘也舉邦憚之

王隱晉書曰王裦少立操尚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韶雅

沈約宋書曰元凶弒逆義宣發哀即日便舉兵張暢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䕃映當時舉哀畢變服着黄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為盡命焉

又曰羊欣字敬先少靜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編

覽經籍尤長隷書

賈誼新書曰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蓬蓬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愊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㤓然慵然若不還

顧譚傳曰譚字子嘿吳人常慕賈誼之為人身長七尺八寸少言笑容貌矜整有圭璋威重未嘗失色於物非其人或終日不言

顔含别傳曰顔髦字居道含之子也少慕家業惇於孝

行儀狀嚴整風貌端美桓公見而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也

桓邰別傳曰邰字敬倫丞相之第五子清貴簡素風姿甚美而善治容儀雖家人近習莫見其怠惰之貌温稱之曰可謂鳳雛

三輔決錄曰竇叔高名元為上郡計吏朝會數百人儀狀絶衆天子異之詔以公主妻之出同輩調笑馬叔高時已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婦與訣未發而詔名叔

高就第成婚

益部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弟松為人短小不持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材幹劉璋乃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楊脩深器之脩以所撰兵書示松飲讌之間一省即便闇誦脩以此異之

會稽典録曰賀邵善姿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動静有常與人交久益敬之至於官府左右莫見其跣坐常着韈希見其足

荀氏家傳曰荀羨風器英秀識雅標貴明鬚眉俊音氣俯仰顧眄容止可則

世説曰太尉總角時嘗造山司徒王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山公嗟嘆者良久既去目之而言曰何物老嫗生爾寧馨兒然恐誤天下生民者未必非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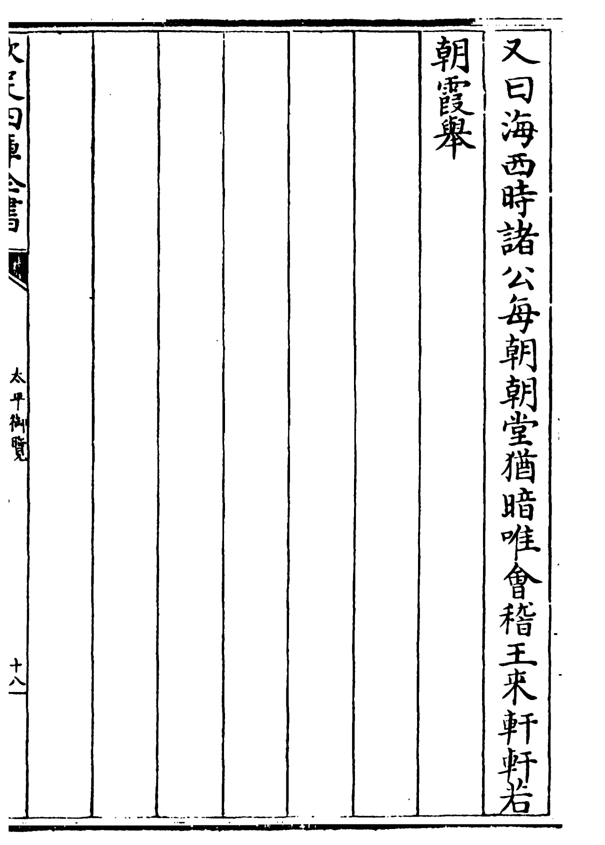
又曰崔琰字季珪聲姿高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武帝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以雄遠國使季珪代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答曰王雄望非常

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追殺其使

又曰裴令公有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

又曰時人見嵇中散歎曰蕭蕭如長松下風高而且深山公曰嵇叔夜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及其醉也如玉山之將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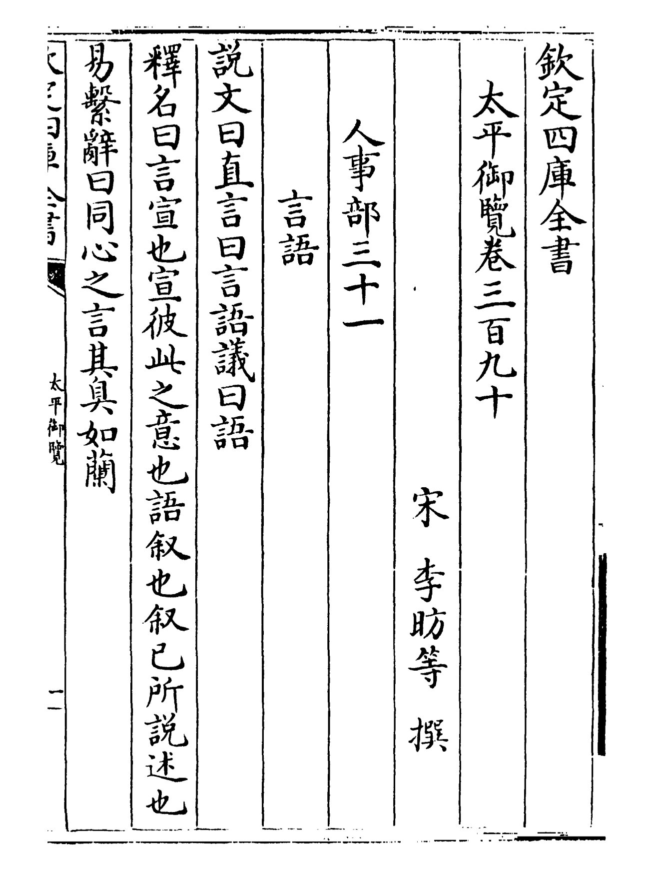
又曰王右軍見杜宏治歎曰面如凝脂眼若點漆此神仙中人也又時人謂右軍飄若遊雲矯若驚龍



又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若

朝霞舉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三十一

言語

說文曰直言曰言語議曰語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叙也叙己所說述也

易繫辭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又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又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尚書益稷曰帝曰來禹女亦昌言咎繇謀九德故吁禹使亦陳昌言也

又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其唯不言言乃雍

又秦誓曰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毛詩雨無正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如水之流急忽然而過之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如之也亂世之言順而為上也

又小弁曰君子毋易由言耳屬於垣箋云猶用也王毋輕用讒人之言將有屬耳于垣壁聽也

又巧言曰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又魚藻都人士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又蕩之什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又少儀曰言語之儀穆穆皇皇

又中庸曰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君子言顧行行顧言

又表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大言可以立大事小言可以立小事立謂君受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又緇衣曰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遊言遊浮也不可用之浮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言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也

左傳僖中曰介子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焉用文

之文之是求顯也

又襄四年曰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足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左傳昭公曰晉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

又定上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為臨甚哀曰黄父之會賈逵解曰黄父會在昭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為亂始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得無

犯非義

又哀上曰吳舍衛侯衛侯歸効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又曰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又曰言語宰我子貢

又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又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又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又曰子曰予欲無言疾時利口多言無賢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孝經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

家語曰仲孫何忌問於顔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顔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若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

又曰顔回問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

察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又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顔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振于天旌旗紛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連接挺刃交兵賜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使二國釋患惟賜能之使夫二子者

從我馬夫子曰辯哉回曰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以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劒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鬬戰之患使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孔子曰美哉德之大也

史記曰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

非也愽辨宏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臣者毋以有己也家語同

又曰沛公至灞上名秦父老曰秦苛法誹謗者族偶語棄市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閒而語

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又曰石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極切至庭見

如不能言上以是親而禮之

又曰袁盎求見丞相申屠嘉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

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

則私吾不受私語盎即起

東觀漢記曰馬援謂官屬曰吾從弟少遊常哀吾慷慨

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

墓鄉曲稱善人斯可矣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

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

遊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蜀志曰龎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朴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人倫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樹上統桑下共語自晝達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顯名

晉書曰武帝問孫皓曰聞南人好語汝頗為不皓因舉觴奉帝而言曰昔為汝國隣今為汝國臣勸汝一杯酒願汝壽萬春帝悔之

沈約宋書曰謝莊孝建元年遷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寶劍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别後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荅曰昔與魯爽别切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也當時以為知言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

晏子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贈人以言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善言無瑕讁

又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又曰天之道不言而善應

墨子曰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傷人以言重於刃戟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又曰金人銘曰周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皇覽云出太公金匱家語說苑又載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與之言哉

說苑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止鴈羣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

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吾之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以人祠乃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今主君以白鴈故而欲殺之無異於狼虎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獨得善言

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

申子曰明君治國三寸之機運而天下定方寸之謀正而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淮南子曰人有多言者百舌之聲也

又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富
新序曰晉文逐麋而失迹問農夫老古曰麋何在老古
以足指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
古振衣而起曰虎豹之居也厭閑而之近故得魚鼈之
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之居也厭衆而遠遊故亡
其國公恐歸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悦色欒
武子曰其人安在公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取人之
言而棄其身盜也公曰善哉遂載老古與俱歸

楊子曰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之内閉之寂然不覩墻垣之裏良玉不彫至言不文

賈誼新書曰言有四術言敬以禮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幷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郭子曰孫安國盛字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殷名浩也往返釋若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毛悉墮落滿餐飯中賔主遂至暮忘餐殷方語孫卿曰

公勿作强口馬我當併卿控孫亦曰卿勿作冗鼻牛我當穿卿頬

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五帝本紀曰黄帝弱而能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

衛玠列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號曰三語掾王君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曰苟足天下民望

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

管輅别傳曰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弟輅曰自與此五君共言論使人精神渙發至昏不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

陵零先賢傳曰張飛常就劉巴宿巴不與言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曰大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語玄德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

括地圖曰太極山拯華芝草一日服之通萬里語
世說曰晉文王稱阮嗣宗天下之至愼毋與之語語及
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又曰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
與語於吳張輔座中相遇別駕呼恪咄咄郎君恪因嘲
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有亂恪
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荅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
又曰或問王濟云昨游有何語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

裴逸民敘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道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

又曰郝隆為桓公南蠻参軍三月三日作詩不能者罰酒隆攬筆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曰娵語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娵隅桓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又曰裴僕射時人謂言談之林藪

又曰殷中軍浩嘗至劉尹所(惔字真長)殷理屈而遊詞不已

劉亦不復荅殷去乃言曰田舍兒學人作寧馨語

又曰陸士龍荀鳴鶴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座張介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談陸抗手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心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遲張乃拊手大笑

又曰王武子孫子荆各言鄉里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澹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嵬以

嵯峨其水油㴍而揚波其人礧砢而英多

又曰宋處宗甞有思理才常買得一長鳴雞愛養之甚至恒籠盛著窻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元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言功大進

又曰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每共語退後敘說向言皆得次第後忽一誤自知當必死其年而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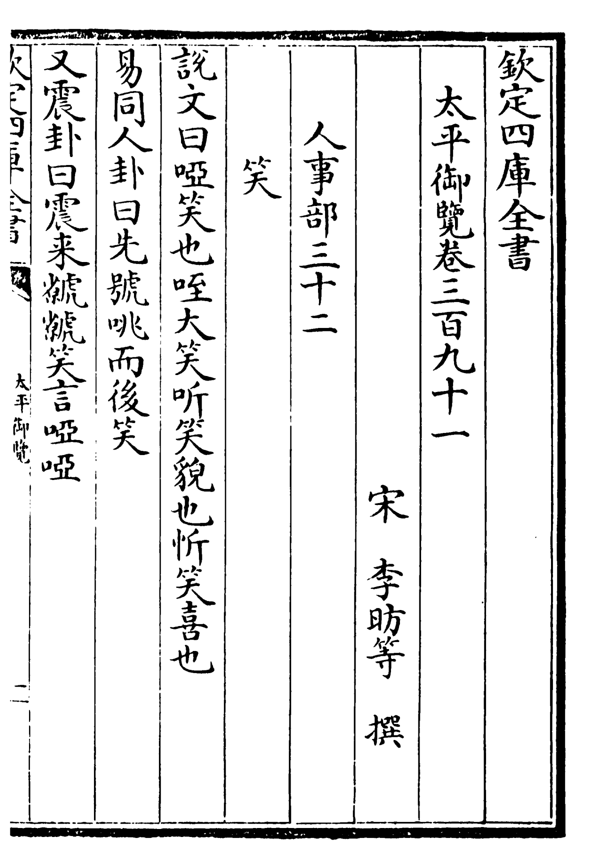
又曰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樹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

烏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劒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安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蘇彦語箴曰利輕春露害重冬霜遂蒢充室戚施滿堂

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左階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多乃長久胡為塊然坐緘其口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三十二

笑

說文曰啞笑也咥大笑也听笑貌也忻笑喜也

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

又震卦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又旅卦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毛詩邶栢舟終風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碩人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又氓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晏晏和柔也

又蓼蕭曰燕笑語兮

禮記檀弓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笑其為樂速也

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好大笑

樂動聲儀曰人情喜則笑

左宣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

觀之郤子將登婦人笑於房

又昭四曰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

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

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

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也

又昭六曰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又昭七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

穀梁傳成元年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傴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

者御跛者傴者御傴者蕭同叔子處臺笑之客不悅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在此始也

又昭公曰楚靈王圍吴朱方執齊慶封將殺之使人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論語憲問恥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

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又陽貨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爾小笑貌

史記曰吳王問孫子兵法孫子曰願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陣長吳王曰諾使夫人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宫女三百被甲而立告以兵法令隨鼓進退令曰聞一

鼓皆莊二鼓操兵三鼓皆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怒目如明星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鬢旁絶纓顧謂執法曰取鐵鎖引夫人斬之

又曰有躃者盤散行汲趙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躃者到門曰臣不幸癃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應曰諾居歲餘賔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怪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

笑躄者君為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平原乃斬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来

又曰高祖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某無頼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又曰孟嘗君之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皆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

漢書曰公孫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来匡說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

東觀漢記曰光武徵時與鄧晨觀讖云劉秀當為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光武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鄧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

又曰初桓榮遭倉卒困厄時嘗與族人桓元卿俱捃拾

投閒輙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且盡氣爾當安復施用時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子謂曰平生笑君盡氣令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此

又曰桓榮為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菓受者皆懐之榮獨舉手奉以拜帝笑止之曰此真儒生也愈見敬厚

魏志曰賈詡字文叔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有奪宗之議太祖因問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曰思袁本初劉景昇父子也太

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輙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

蜀志曰馬忠為人寛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顔色

王隱晉書曰杜預伐吴軍入城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大笑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歲與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勒貴名陽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煩復與人鬭耶孤往數得卿尊拳卿亦數遭孤毒手因大笑賞賜甚厚即日拜陽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時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翥見問惶遽誤對忘諱曰向有醉胡乘馬馳来即以呵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其後章

武太守樊坦入辭居貧衣服甚陋曰樊䓁武貧耶朝服何以壞惡坦性疎謬對曰頃遇羯胡資財蕩盡是以窮弊勒大笑曰羯賊乃爾大惡取君物盡坦汗流而不敢謝勒賜坦衣恕而不問

蕭子顯齊書曰徵張敬兒為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内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桃豹字安步范陽人少時

以膽勇騎射稱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户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言爾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從起中原豹為十八騎之雄事勤甚恭

又南燕録曰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莱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置署公卿父固為太上皇兄林為征東弟為征西討擒之將刑馬市人皆罵之曰何為妖妄自貽族滅父兄今並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於外

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

怒之曰君正坐口過以至於此如何臨死猶有狂言始

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行刑者

以刀鐶築之始曰朕當崩終不改號德聞而笑謂左右

曰熒惑之人死猶狂語何可不殺

南史曰宋司徒褚彦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壞墮

水僕射王儉馬驚跣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

墮車僕射

唐書曰馬周疏曰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故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不可不誡

又曰李義府貌狀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偏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

戰國策曰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䚢車徑輸彎弓而射

應發兇殪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
誰與同此樂乎安陵君泣涕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綸
席出則陪萬乘萬歲千秋之後願得身滅黃泉先蓐螻
蟻王大悦
晏子曰景公置酒太山之上酒酣公四望喟然嘆曰寡
人將去此堂堂國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曰臣細人也
猶將難死而况公乎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日
之飲也公怒曰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

大笑公懸而更辭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莊子曰齊桓公田於澤見鬼焉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臣聞野有委蛇惡聞雷車之

聲則捧其首而立見者殆乎覇公𩕄然笑曰此寡人所見也不終日而病去

又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笑不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

又曰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鄧析子曰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

孟子曰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竦體也諂笑强笑也此言其意勞苦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者勤也

吕氏春秋曰戎嘗寇周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悦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數擊鼓諸侯至無寇及真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又曰强令之笑則不樂强令之哭則不悲不由中心也

淮南子曰强哭者雖疾不哀强歡者雖笑不樂載哀者聞歌而泣載樂者見哭而笑

說苑曰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隣之祠田也以簋飲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耶得穀百車洿耶下田也雞堁者宜禾雞堁雞肝黑也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又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而笑者簡子曰子何笑

對曰臣乃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説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論衡曰天怒則隆隆雷聲天喜應啞啞而笑邪不聞笑也

桓子新論曰關東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笑知肉美味則對屠門而大嚼

郭子曰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前過渾謂婦曰生兒如是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兒故可不翅如此叅軍是渾中弟名淪字太冲為晉文王大將軍從征壽春遇疾亡時人惜焉

世說曰二陸入洛而士龍不詣張公公問士衡云何以不來機曰有疾恐公不悉故未敢自見俄而雲詣華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士龍嘗着縗幘上船因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能已幾落

水中

又曰王大將軍尚主如厠見漆箱中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椀盛澡豆王因倒豆著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笑

又曰殷荆州有所識作賦示之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出之王既讀殷笑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點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語林曰弔王武子客正哭見孫子荆驢鳴變聲成笑

又曰董昭失勢久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啼面叙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爲司徒

曹瞞别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儀每與人談戲弄言确盡無所隱及歡悦大笑至以頭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

璅語曰師曠侍晉平公鼓琴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人

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年某月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東方朔别傳曰朔與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榜上輙大笑

又曰南山有木名為柘良工採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兎舍人數窮何不早謝上乃搏髀大笑也

荀勗别傳曰司徒缺帝問其人勗曰魏文用賈詡為公孫權笑之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不妄語恒笑倉卒見之如癡張華注曰令人癡好笑本此

搜神記曰孫綝殺徐光而無血後綝上蔣陵有大風盪綝車顧見光在松樹上拊手笑之俄而綝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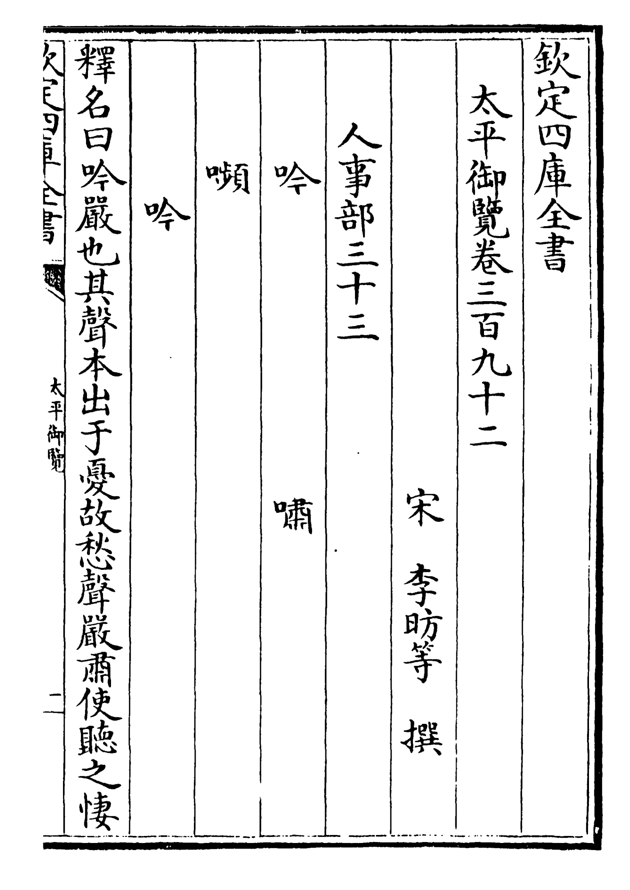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巴西人體皃素樸無造次辯論之才諸葛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欲不能忍况左右乎

黄義仲交廣記曰合浦尹牙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

不笑牙問其故曰父為太尉所殺牙乃辭至洛為太尉
養馬三年斷其頭而還南
正論曰搔癬之為悦先笑而後愁
養生要訣曰人語笑欲令至少不欲令聲髙若過誤笑
損肺腸精神不足
楚詞九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
涕兮又宜笑
宋玉登徒子賦曰腰如約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

城迷下蔡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三十三

吟　　嘯

嚬

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于憂故愁聲嚴肅使聽之悽

歎也

說文曰吟歎也

毛詩關雎序曰吟咏情性以諷其上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戸吟咏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

魏志曰管輅隨軍而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復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

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應至矣卒如其言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早孫躬耕隴畒好為梁甫吟每自比于管樂

唐書曰蔡允恭荆州江陵人有風彩鮮綴文雅善吟咏煬帝所屬詞賦多令諷誦之

莊子曰北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聞之謪謪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吾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長慮之不知望之不見矘然立於

四墟之通倚槁梧而吟

又曰莊子謂惠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依樹而吟處槁梧而瞑

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之所共害故官塗不進作遊山九吟辭曰蓋人生天地之間若流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棲弱草矣

湘中記曰涉湘千里但聞漁父吟中流相和其聲綿邈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新城郡瀙音初勤切水别有一溪其傍有白馬塞孟達登之嘆曰金城千里遂為上瀙吟彼方人猶傳此聲韻悽激其哀思之音乎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聘茂陵人為妾文君作白頭吟

鹽鐵論曰曽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公辟為掾充每聚會其女於青瑣中看見壽心甚悦之乃問其婢識此人不婢說是其先主女内懷存想發於吟咏婢後往壽家具説如此并

言女色麗壽聞之心動乃因婢通意婢以白女女大喜乃期往宿壽趫健絶人乃踰墻而入家中莫知自是賈公覺女悦暢有異於常

陳武别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知歌謡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

阮籍樂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樊濯聞烏鳴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烏鳴使左右吟之使聲若是豈不佳乎此

謂以悲為樂也

王粲登樓賦曰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

嘯

說文曰嘯吟也

雜字觧詁曰嘯吹聲也

毛詩江有汜曰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歌人嘯口而出聲也

又白華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後漢書曰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郡中謡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漢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温使問焉父嘯而不答

魏略曰諸葛亮在荆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名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翛然曽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音韻

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嘯若鸞鳳之音

晉陽春秋曰嵇康見孫登對之長嘯逾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晉中興書曰桓石秀風韻秀徹叔父冲嘗與石秀共獵獵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瞻眄嘯咏而已

晉書曰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石勒吾觀其聲視有奇志將恐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又曰謝奕桓温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之好在温座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温曰我方外司馬

又曰王徽之在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往觀之乃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施設徽之不顧將去主人閉門不聽出乃盡歡而去

又曰謝鯤隣家髙氏有女常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鯤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也

趙書曰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勒長史刁應勸勒降

晉勒愀然而嘯張賓勸勒還北勒攘臂曰賓計是也應宜斬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之乃中夜抱拄而哭哭訖承之以嘯於是羣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讐誅敵非君王之憂自是臣下之急務

又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南向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乃薦孫子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為兵法僻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英雄記曰向栩為性卓越不凡好讀老子狀如學道又復似狂居當北坐被髮喜長嘯人客從就輙伏不視人有於栩前獨拜栩不答

山海經曰玉山者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蓬髮亂髮勝玉勝也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孫登别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共縣人清静無為其情志悄如也好讀易彈琴頽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

之外當魏末共處北山中以石室爲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焉適見公和苫蓋被髮端坐岩下鼓琴嗣宗自下趍進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嘹嘈長嘯與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迫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風清太玄

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字嗣宗性樂酒善嘯聲聞百步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於巖巔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

以問之屹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頃彼乃斷然嘆曰可更作籍又嘯意盡退還半嶺巔啾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真人之嘯也

王廙别傳曰王導與庾亮遊于石頭會遇廙至是日迅風飛帆廙倚樓而嘯神氣甚逸

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始二年南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聲大丈夫嘯聞五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高春夏則聲沉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内亦云

有兩舌重沓以爪徐剖之則嘯聲愈遠故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國即此之謂也

列女傳曰魯漆室之女者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鄰人婦從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女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西京雜記曰東方生善嘯每一曼聲長嘯輙塵落瓦飛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安北將軍漁釣而價於草澤善歌嘯聞之者無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

歌嘯乃殺豚進真食豚盡了不謝

世説曰晉文王德盛功大座席嚴敬擬於王者惟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飲自若

又曰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日窘迫無計劉依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悲長歎

又曰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諸人泛海風起浪湧諸人色動並唱使還太傅神情方雅王逸少吟嘯不言

又曰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便令種竹嘯詠良久直指竹

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又曰謝萬北征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謂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慰勞之萬都無其說直以如意指四座曰諸公皆是勁卒諸將甚怨之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潯陽記曰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語言者可速

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袂掩鼻長嘯狀如惡獸呼不與言

神境記曰滎道郡西靈源山有石髓紫芝昔有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焉

異苑曰潯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徹至峰頂見一人蹊踞石上

嘯旨曰其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感鬼神

致不死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清萬靈授職故古之學道者重矣

又曰太上道君授於西王母西王母授於南極真人南極真人授於廣成子廣成子授於嘯父嘯父授於務光務光授於舜演之為琴以授禹自後而廢續晉太行山仙君孫公得之乃得道而無所授焉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酒嘯不復聞矣

又曰嘯有一十五章一曰權輿嘯之始也二曰流雲乃

古之善嘯者聽韓俄之聲而寫之三曰深溪虎古之善嘯者聽溪中虎聲而寫之四曰高柳蟬古之善嘯者聽而寫之五曰空林夜鬼古之善嘯者夜過空林聞而寫之六曰巫峽猿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七曰下鴻鵠出於師曠演清角之音善嘯者寫之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善嘯者聞而寫之十曰動地出於孫公其音亦師曠清徵也十一曰蘇門孫公隱蘇門山之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之所為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

作也十四曰正章深遠極大非常聲也十五曰畢者五音之極而大道畢矣

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絶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奥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嗒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黄宫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諒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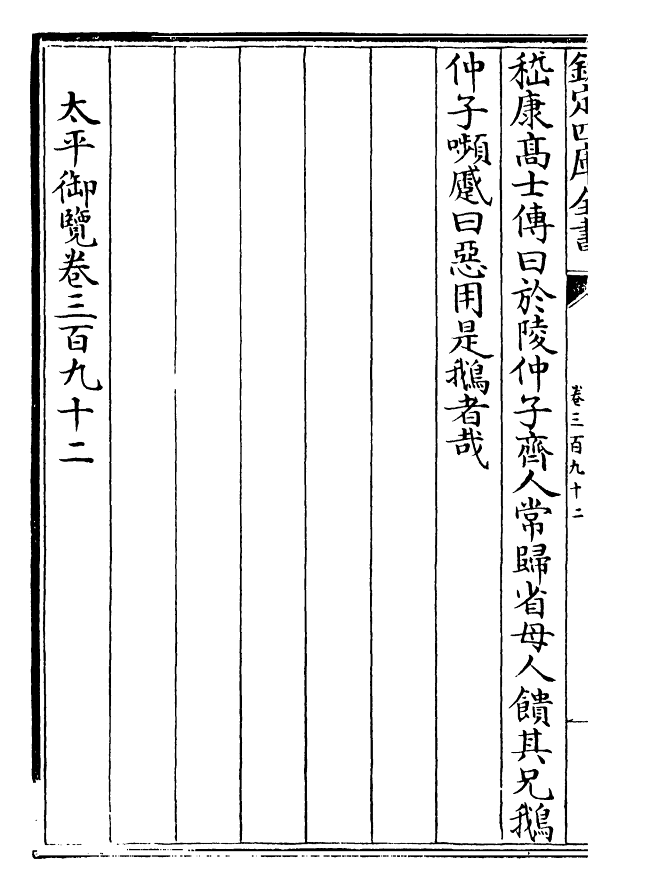
桓玄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為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者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中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為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袁山松答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淵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唇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吟而已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為徵此一

至大疑嘯歌所拘耶

嚬

韓子曰韓昭侯使人藏敝袴或曰君亦不仁矣敝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君愛一嚬一笑袴之與嚬笑相去遠矣吾必待有功故藏之未有與也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嚬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嚬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嚬而不知嚬之所以美



嵇康高士傳曰於陵仲子齊人常歸省母人饋其兄鵝仲子嚬蹙曰惡用是鶂鶂者哉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三十四

坐 卧

睡

坐

釋名曰坐挫也骨節挫屈

毛詩車隣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禮記曲禮上曰夫為人子者坐不中席

又曰離坐離立無往參焉

又曰男女不雜坐

又曰立毋跛坐毋箕

又曰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又曰虛坐盡後食坐盡前

左傳襄五曰伍舉奔晉聲子遇之于郊班荊相與食

又襄二十六年曰衛子鮮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木門青河不向衛國而坐

又定上曰申包胥如秦乞師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爾雅曰妥安坐也

漢書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進者會禮之財也主賦歛禮進為之帥也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乃紿謂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上坐

又曰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袁盎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

曰陛下既巳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

又曰茂陵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致酒謝其鄰人灼爛在于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

又曰髙祖使陸賈賜趙佗印為南越王賈至趙佗魋結

基倨見賈

又曰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又曰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陳遵同姓者每至門人謂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東觀漢記曰上幸譙使王霸攻周廷賊雨射城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

又曰隗囂圍来歙上自將救之圍解置酒高會賜歙班絕席坐在諸將之右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為北海長家貧坐無完席妻曰白居無俸禄給子孫復無完席即惇以善席與自坐敗者

又曰鄭敬字次都釣於大澤折芰而坐以荷薦肉瓠瓢盛酒琴書自娛

范曄後漢書曰袁術僭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玄德邀之還壽春至江亭坐簀床而嘆曰袁術乃至於是乎歐血而死

又曰孔融性寛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賔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賔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醉引與同坐

又曰鄭公業諫董卓曰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言不妄視也

吳書曰孫權遣于禁還羣臣送禁虞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翻所惡然猶盛嘆翻魏文

帝為翻設虛坐

蜀志曰費禕為諸葛亮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每並坐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横集禕常入坐其間諫喻分别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也

又曰王平字子均西宕渠人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占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書記傳聽之備知其義從朝至夕端坐儼然也

吴志曰步隲字子山與廣陵衛旍俱以種瓜自給會稽

焦征羌郡之豪族隲等脩刺奉瓜征羌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于地坐隲於忩耻隲神色自若

鄧粲晉記曰裴遐性恬和同類有試遐者推墮床下遐拂衣還坐言無異色

漢晉春秋曰王裒父儀為文帝所殺未嘗西向坐示不臣也

晉中興書曰陶淡字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絶穀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絶不婚娶居臨湘縣山中立

小草屋裁足容身時還家設小床獨坐不與人共

何晏别傳曰晏小時武帝雅奇之欲以為子每挾將遊觀命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於是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禮異族不相貫坐

孟嘉别傳曰庾亮領江州嘉為從事褚裒為豫章出朝亮正旦大會時彦悉集嘉坐次第甚遠裒問亮曰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覔裒覩衆人指嘉謂亮曰將無是乎亮欣然笑嘉為裒所得乃益重嘉焉

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常坐一木榻五十餘年榻上當膝處皆穿

六韜曰文王出見吕尚坐茅而漁乃再拜與歸

又曰紂之時婦女坐綺之席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公不悦曰子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獄戶不席三者皆憂也臣不敢以憂侍坐

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

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匡坐而弦歌

風俗通曰延嘉中常侍坐畢超左悺音貫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時人謂之語曰左廻天徐轉日具獨坐言其信用甚於圓轉

又曰汝南陳伯敬行必舉步坐必儼然

郭子曰何克字次道往王丞相許丞相以麈尾確床呼何共坐云来来此是君位

世說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

說林曰馬融笇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笇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栻欲勑追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

俗說曰王僧敬神明俊徹為一時之標桓玄時集聚賔客莫有出其右者王在坐都不復覺有餘人坐無王便

覺殷仲文謝益壽為佳王僧敬兄弟列坐齋中見之若
神小人從戶前過皆薾然毛竪
嵇康絶交書曰危坐一時痺不得揺

卧

說文曰眠翕目也寢病卧也卧休也
釋名曰卧化也其精神變化不與覺時同也寐謐也謐
靜無聲也寢侵也損事功也瞑泯也無知泯泯也
禮記玉藻曰君子寢恒東首

又樂記曰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論語公冶長曰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汚也於予與何誅

又鄉黨曰寢不尸

史記曰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

又曰上自將擊黥布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

强起至曲郵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軍上曰子房雖疾强卧而傅太子

漢書曰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擊之吕后乗間為上泣曰上雖疾强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

又曰上欲廢太子吕后使建成侯吕澤刧張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

又曰汲黯拜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又曰初武帝遺昭帝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月薨

又曰吳楚反乏粮饑欲退數挑戰周亞夫終不出夜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終臥不起須臾亦定

又曰董賢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衣袖上欲起恐動賢乃斷袖而起

又曰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憑几寢不復就牀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變怪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倉頭子密等三人因寵以卧寢寐共縛寵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民使吏休

東觀漢記曰吳漢記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舉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堅卧不動

又曰上在邯鄲宮晝卧温明殿耿弇入造床下請問因

說曰今更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

又曰楊政常過楊虛侯馬武稱疾卧欲政拜床下政入戶徑上床坐武恨語言不憚政因曰蕃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摇動者刀入胷左右大驚

蜀志曰先主既立益州廣漢太中夏纂請秦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石祐主簿王並即宓第宴談宓卧如故

沈約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從父不疑為烏程令年十二

時王獻之為吴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者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遊渉他縣同門精學暮夜宿二人寒不得寢卧更相謂曰後若豪貴憶此難宜勿相忘

羅含別傳曰羅含字君章少嘗晝卧夢一鳥文色異常徑飛入口

杜祭酒別傳曰君新作被腰眠覺晏起乃嘆腰便眠使

人不起異事因令看陌上有寒人舉被乞之常眠布被中

會稽典録曰陳修字奉遷少為郡幹受韓詩穀梁春秋家貧為吏常出擔上下恒食乾糒每至正臘僵卧不起同僚請不肯往其志操如此

吴越春秋曰楚平王遣使封者函印綬追名子胥子胥以夜半時卧覺忽而仰天悲嘆言曰父兄俱死當誰歸乎泣下交流恐為楚所得乃貫弓執矢步出東郭

韓子曰堂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巵無當有瓦器有當君渇將何以曰以瓦器空曰為人主漏泄羣臣之語猶玉巵之無當也昭侯於是每與空話事歸輙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桓譚新論曰成帝幸甘泉詔揚子雲作賦倦卧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収内入覺太少氣一年卒

郭子曰王長史病篤即王仲祖也寢卧燈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曽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壁柄麈尾着

棺中因悼絶

世說曰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小不着魏武撥之其後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劍至果髙

又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何以答曰我曬書也

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卧偷入齋取物幞裝一室之内畧無不盡子敬卧而不動偷遂復登厨欲有所覔子敬因呼曰偷兒青氊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不於是羣賊始

知其不眠悉置物驚走

睡

左傳宣上曰趙宣子諫靈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觧衣冠而睡）麑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漢書禮樂志曰魏文侯最為好音而謂子夏曰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之音予不知倦焉

又曰陳咸字子康父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人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晏子曰景公田於吴丘夜猶早公坐睡而夢有五大夫北面稱無罪公覺召晏子晏子對曰昔君靈公田五大夫駭獸故斷其頭而葬之

世說曰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覺左右宜深慎此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

後安眠人莫敢近者

郭子曰許侍中領司空入王丞相帳中眠睡

益部耆舊傳曰何祗為成都令嘗眠睡其覺悟便得姦詐咸服其發摘或以為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三